

在老宅的角落，那辆陪伴父亲多年的“金鹿”牌自行车，仍静静地停立着，车架上落着时光的尘埃。我轻轻擦拭，金属的冰凉透过指尖传来，仿佛触到了父亲的手温。35年前的那个夏日，父亲正是骑着这辆二八大杠出门为耕牛诊治，途中遭遇车祸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父亲属蛇，生于1941年，是一名乡镇兽医。如果他还在，今年该是85岁了。可车祸残酷地夺走了他50岁的生命。记忆里的父亲乐观豁达、朴实宽厚，经常穿着母亲亲手剪裁缝制的深蓝色中山装，洗到褪色也舍不得换。兽医站实行分片包干，乡镇以西二十几个村的牲畜家禽都是父亲的“责任田”。乡亲们有时开玩笑，称父亲为“牛司令”“马将军”“猪元帅”。每天，父亲提着药箱，骑着这辆“金鹿”穿梭在乡间。他的背影挺直如松，清脆的车铃声洒过土路，成为许多人熟悉的声响。

自1963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，至1991年以身殉职，父亲在兽医岗位耕耘了28年。他早出晚归，奔波于方圆十几里的村庄，农户们都夸他医术好、热心肠。父亲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深知一头耕牛就是一个家庭的命脉。有一次，一位军属五保户的牛难产，父亲刚病愈出院，身体还很虚弱，却立刻翻山越岭赶去，最终保住了母子与牛犊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乡村养鸡场多了起来，最怕鸡瘟蔓延。那时通信不便，父亲便主动举办防疫员培训班，传授防治知识，手把手教乡亲们配消毒水，尽力将疫情防于未然。每逢疫病多发季节，他三天两头往养鸡场跑，有时甚至直接住在

那里，确保能第一时间控制病情。1991年5月31日，苏家店镇赵格庄逢大集。父亲接到口信：潘家店村有户人家的牛病了。正是麦收时节，家家忙碌，父亲顾不上吃饭，从集市骑上车便往村里赶。正午烈日灼人，路上遇见熟人递来草帽：“天太热，戴上吧。”父亲摆摆手：“不用，快到了。”谁也没想到，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出诊。就在他从小路拐上大路的一瞬间，一辆下坡疾驰的小货车迎面撞来……

噩耗在午后传来。等家人赶到医院，父亲已静静地闭上了眼睛，衣服上还沾着泥土，药箱里的针剂安然未动。天仿佛塌了下来——那时，四个孩子都在上学，三个读大学，一个读高中。

父亲走得突然，一句遗言也没留下。那一年，我和弟弟即将大学毕业，曾暗暗打算：等领了工资，要给父母买新衣，要带他们去城里看看……可这一切，父亲再也等不到了。整理遗物时，母亲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去各村出诊的安排，字迹工整，条理清晰，最后一页写着：“老王家的黄牛，疑似肠胃炎，明天复诊。老李家的一窝猪崽，待阉割。”这页未完成的记录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绝笔。

出殡那天，来了许多不认识的人。她把药箱和笔记本收好，却始终没处理那辆被撞变形的自行车。“留着吧，当个念想。你父亲骑了它这么多年，它也是家里的功臣。”是啊，父亲曾骑着它翻山越岭出诊，也曾骑着它为住校的我送粮换饭票，还曾载着行李送高考失利的我去县复读……35年，弹指而过。自行车仍停在那里，像一匹静立的骏马，仿佛仍在等待主人归来策马扬鞭。

如今，我已经过了父亲当年的岁数。每当遇到难处，我就会想起父亲——想起父亲顶风冒雪出诊的背影，想起父亲深夜查阅医书的身影，想起父亲叮嘱我们“诚实做人、踏实做事”的神情。这些记忆如同温暖的灯，始终为我照亮前行的路。

父亲的自行车

□张建华

记忆如酒

□林启东

当我从记忆中醒来 望着陌生又新颖的门窗 火红的石榴在沐浴着骄阳 我穿上待行的鞋子 辨别着门窗的朝向

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记忆和我一样幸福 黑暗过后，远方的尽头 泛金的光芒 东南西北又何妨

我把你的名字放在我经过的地方 遥远的路途是永恒的悲伤 一些花儿开了又黯然凋谢 凝视那朵尽失美丽的花儿 今天我泪当酒饮光

山乡鱼市

□于功义

清凌凌的河塘溪湾 鱼儿一路痴恋春色的芬芳 吞吐间，入了田家筐兜渔人网囊

鲢鱼鳊鱼鲤鱼草鱼鳊鱼 鳊鱼黑鱼鲫鱼鳊鱼花鲢 还有马鲛黄颡及一些未曾见的面庞 被置于街市售卖的敞口器皿里 仍抑制不住窥探行人的目光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 造就了山乡生态美的丰硕 每一处山峦湖塘溪渠，均化为 烁金耀银的宝藏

谈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展望 山里人家，人人 都捧起一轮喷薄的朝阳……

清明时节，我带孩子回去扫墓。孩子问：“爷爷是个怎样的人？”我指向那辆自行车，讲起父亲的故事。阳光透过树枝洒下斑驳的光影，恍惚中，我仿佛看见父亲骑着车从远处而来，灰大褂在风里微扬，车铃声依稀响起。

“爸，我们来看您了。”我轻声说，“您孙子博士毕业，孙女硕士毕业，都工作了。可惜您没能亲眼看到孙辈的成长进步……”

孩子们在墓前虔诚磕头，声音清亮：“爷爷，我们会好好学习，像您一样做个受人尊敬的人。”

泪水模糊了双眼。父亲，您离开已35载，但您的精神始终活在家人心中，激励着我们向上向善。您用一生的坚守，诠释了何为责任、何为奉献。您是我们永远的骄傲。

返程路上，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。我仿佛又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在前方引路，背影挺拔，车铃清脆。我知道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，父亲的爱从未远离。

那辆“金鹿”依然停在老屋的角落，虽已锈迹斑斑，却载满绵长不绝的思念。每当春风吹过，车铃便轻轻作响，宛如父亲在远处呼唤。这铃声，会一直回荡在我的记忆里，温暖每一个没有父亲的日子。

父亲，愿您在天堂安息。我们会永远铭记您的教诲，铭记您的风范。明年清明，我们还会带来您喜欢的杏花、桃花，坐在坟前，陪您说说这一年的家常。

父亲，您的精神会永远指引我们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
院批准设立山东昆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这是所有崙崙人的骄傲。如今的崙崙山，森林覆盖率92%以上，3382种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，山东仅存的野生山茶、紫椴树等珍稀树种，也在此安然生长。守林数十载的老人曾说：“种树不比庄稼，当年难见收成。我们种下的树，或许一辈子都见不到它成材，但总有人在做，为子孙后代守住这片青山。”

行至马槽湾听溪台，更是心旷神怡。整座建筑造型别致，酷似一台老式相机，设计者是个有心人——远山近水、松涛浪声，皆可“取景”入怀。我常常带一本书来，却很少翻开。听溪水潺潺，观松涛阵阵，发呆半日，已是最好的阅读。

昆崙山从不是喧嚣热闹的旅游胜地，它独有的魅力，在于那份浑然天成的自然、宁静、简朴与原生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肆意生长，不事雕琢，与城市里精心修剪的园林截然不同，保留着最本真的山野气息。在我看来，崙崙山的发展，从不必刻意迎合，只需坚守这份初心，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，守护好每一寸山林，珍惜每一份原生之美，让这份独有的自然与宁静永远留存。

曾有人说：“爬山就像过日子，得一步一步，踏踏实实。你看这山路，修得多么平整，都是前人一锤一凿铺出来的。”朴实的话语，道尽了真谛：所有的荣光，皆源于脚踏实地的前行，源于代代相传的坚守。山路蜿蜒，景致熟熟，不知不觉，便到了我的工作之地——崙崙山森林文化博物馆。我从山林间的宣传者，变成了博物馆里的守护者，兜兜转转，终究回到了老家石门里。崙崙山是我的根，是我的魂，这里的每一缕风、每一滴水、每一片叶，都藏着我深深的牵挂。

一位前来的游人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包容气度。我常在此驻足。第一次看到时，只觉山势奇特，如今再看，竟读出几分慈悲与通达。我的视频号里有朋友留言说：“不能只拍风景，要多讲崙崙山的故事和文化，年轻人不知道，这就失去了灵魂。”我拍了30多年风景，如今才懂：风景里要有人，有故事，有骨头。

继续前行，“崙崙山林场造林记”的石碑静静矗立。碑文字迹虽历经风雨侵蚀，却依旧能辨认出过往的印记，记录着林场的发展历程，承载着一代代林场人的坚守与付出。记得几年前的重阳节，父亲与几位老领导重返崙崙山，在石门里的红松林相聚。一位老场长看着挺拔的红松，自豪地回忆道：“这片林子，是当年我们带着职工一锹一铲开垦出来的。1964年，我们从东北背回松果，自己育苗。那时候条件太苦，山上尽是碎石乱岗。浇树苗的水，全是职工从山下河沟里挑上来的。我们在这里种下300棵红松苗，最后成活了297棵！”

时光不负坚守，2008年，国务



迎春花漫城记

□郝佳平

烟台的迎春花，总爱开在最不起眼却最有烟火气的地方。南山公园的梅林旁，几株迎春花顺着石阶蜿蜒，与红梅的艳红相映成趣；塔山的林间小道边，一丛丛迎春花迎着风摇曳，给登山的人递上一缕暖意；滨海广场的护栏边、山海步道的转角处，金黄的花串垂落，与远处的碧海蓝天相映，成了烟台人春日里最熟悉的风景。它不像玉兰那般张扬，也不似樱花那般盛大，却以最朴素的姿态，率先唤醒烟台的春天。

在烟台，迎春花是刻在城市肌理里的记忆。清晨，晨练的老人沿着滨海路散步，路过那一片明黄，脚步都会不自觉地放慢；放学的孩子路过街角的迎春花，伸手轻触花瓣，笑声混着海风散开；摄影爱好者举着相机，定格这抹与海相伴的春色。镜头里，迎春的黄、大海的蓝、烟台的暖，揉成了最动人的春日画卷。它不挑环境，路边、公园、小区的绿化带里，都能扎根生长，用

最坚韧的生命力，装点着这座山海之城。迎春花的美，在于它的“早”与“韧”。在胶东的初春，寒意未散，它便顶着冷风绽放，六片花瓣圆润饱满，像一个小小的喇叭，吹奏着春的序曲。它不与百花争艳，只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，给烟台带来第一缕生机。就像烟台这座城市，既有山海的辽阔，也有市井的温柔，在平凡的日常里，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。如今，烟台的迎春花正开得热闹。从芝罘的南山公园到莱山的烟台植物园，从牟平的北中国海公园到开发区的金沙滩，满城的明黄次第铺开。走在烟台的街头，不经意间抬头，就能与这抹春黄撞个满怀。它提醒我们，春天真的来了。烟台的春天，正以最温柔的方式，缓缓展开。

这就是烟台的迎春花，不喧哗，却最动人；不张扬，却最坚定。它用一抹明黄，告诉我们：只要有春风、有土地、有热爱，春天就会如约而至。烟台的春天，也永远值得期待。

拾一抹春

□刘云利

同伴竟然骑车溜达到了另一个城市，花了足足一上午的时间。到达后春意盎然，更重要的是一份喜爱春天的心境。

难怪很多人都喜欢去踏青郊游，春带给人们的是视觉的美感，情感的愉悦。然而，春带给每个人的心境又是不同的。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：春在每个人的心中，当你闭上双眼时，她荡然无存；当你睁开时，她席卷而来。

抽芽的柳枝，吐蕊的花朵，返青的山林，回归的双燕，还有海滨之畔的春山……有了它们的衬托，春的心境才油然而生，厚积薄发。我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，看到春天的美景，禁不住怦然心动，总想去感受一下那美丽的春色。从中学时代起，我就喜欢郊游，印象最深的是高中时经常和一位同学出去闲逛。那时候学习压力很大，每当下午放学后，我们就披着落日的霞光去观赏田野的自然景象。我们边走边聊，看着一望无际的麦田返青拔节，心中一片释然，顿觉春天的力量如此博大。

大学时代，春天的每个周末我都和同学出去玩。那时的闲游非常简单，往往就是骑着一辆单车，背包里装着面包和矿泉水，什么时候饿了就吃点东西补充能量，然后继续向前走，就算到了旅游景点通常也是匆匆而过。其实，做一名十足的看客也是蛮不错的，既过了眼瘾，又舒服了心境。我们的脚印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人文历史景观、自然景色都尽收眼底。有一次，我和

同伴竟然骑车溜达到了另一个城市，花了足足一上午的时间。到达后春意盎然，更重要的是一份喜爱春天的心境。

毕业后，我来到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，没有了往日自由驰骋的时间，但可以在渤海之畔享受大海的赐予。于是，我喜欢上了青崙、沙滩、阳光和海浪，这是我的童年没有过的体验。多少次站在海边，看着巨浪翻滚、海天相连，我心中一片巍峨。海可以给人无限的遐思。记得20年前的春天，我第一次畅游大海之后，写过一篇文章《观海心境》，现在回过头来翻看这篇文章，心中的悸动一如当初。

工作初期，赏春的劲头有所减退，或许是因为工作的压力，或许是因为情感的麻痹。一个人在某地生活久了，心灵很难受到触动。

时光荏苒，人到中年，爱春、探春、惜春的念头日益增长。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几位酷爱郊游的朋友，每到周末就兴致盎然地招呼大家赏春、登山、赏花、远眺，好生惬意。或许是想借机释放一下压力，不管怎样，都难得如此放松。

很喜欢作家冯唐在《春》中写的一句话：“春水初生，春林初盛，十里春风，不如你。”走进春天，眼中有美，心中有爱，每一天都是春暖花开。我想说，春意渐浓，繁花似锦，抽空出去走走吧，给自己一个美丽的心境，也把美好的春天留在心里。

太阳灼晨霜

□刘兴华

你是破晓的朝阳 我是阶前的霜 你携着晨风撞入胸膛 心坎底 忽泛起了痒 是冰裂的缝隙间 漏出的一寸滚烫 你递来糖 也递来融化的慌 本是同根的藤秧 缠得人痴魔、痴秧 想想，想想 想断了枯肠 风却还漫着绕指的香

